

哈尔的移动工厂(小小说)

□ 严奇

自公元 2113 年建厂以来,哈尔的移动工厂已历经 57 代主理人。

这一代主理人——哈尔,是一名 23 岁的青年。哈尔清楚地记得,上一代主理人去世之际,紧紧握住他的手,告诫道:“千万别抱守什么工匠之心,会失去幸福的。”哈尔还没搞清楚什么是“工匠之心”,上一代主理人就走了。

在这个世纪的人类眼中,哈尔的移动工厂与其说是一家工厂,不如说是一艘星舰,比地球上的珠穆朗玛峰还大一些,穿梭于大麦哲伦星系、小麦哲伦星系、玉夫座矮星系,到天炉座矮星系折回。工厂从这个星球采购原料、开发原件,到下一个星球组装配件、改造加工,再到最后一个星球交货销售。边收单,边运输,边生产,已成为跨星域文明的工业常态。

舰载 AI 告诉哈尔,“工匠之心”是代代主理人口耳相传的“精神秘宝”“品牌核心”“创意源泉”,只有主理人自己才知道。哈尔反问,工厂内置 AI 程序能精准识别买家需求,零误差生产配件,高质量完成工单,加上他自己特有的加工创意,无论途经哪一个星系,生产的糖果、引擎、化肥都大受欢迎,这还不是“工匠之心”吗?舰载 AI 答不出来。

这些年,哈尔指挥工厂横跨漫漫星河,在超新星爆发中加工配件,在脉冲星旁接收订单,将生产好的戴森球板块送抵红矮星上的空间站,从未悟透“工匠之心”是什么。哈尔时不时疑惑,“工匠之心”是否真的存在?

某天,途经本星系群时,一条紧急会面请求拦住了哈尔。

一名提着铁箱的女子登上星舰,手指轻轻一划,将一大笔数字货币转进哈尔的账户。女子解释,这笔钱是他们家商团欠结上一代工厂主理人的尾款。

哈尔笑了,移动工厂有规矩,欠款隔代即销,女子是在做亏本买卖。

女子摇了摇头,说他们家商团代代坚守“契约之心”,必须履行约定。

哈尔听后,似有触动。

女子希望能搭乘哈尔的移动工厂,前往远方的长垣工业星系,开拓新商圈。哈尔答应了女子的请求。二人一厂开启了长达数万光年的遥远旅程。

为抵扣旅费,这一路上,女子主动帮助哈尔。他们升级营销网络,优化产品价格,拔高了移动工厂的销售产值;他们改造工厂外形,搭建星舰花园,定制了许许多多可爱的生活配件;他们捕捉长尾彗星,安装激光投影,为移动工厂打造跨越星域的宣传广告。

这天,漫步在蝴蝶星云映照的陨石上,哈尔为女子拍下一张照片。

哈尔问女子,回忆这些年从商历程,哪一刻令她最为快乐?

女子想了想,答道,几年前她曾进

货一批钻石发卡,赶到某一个星区商圈销售,本以为能大赚一笔,不料行情大跌。准备离开时,她注意到一位衣着朴素的小女孩在店门前徘徊许久。她主动和小女孩搭话,小女孩怯生生地递出了几张手绘的“纸币”。她收下“纸币”,把一支发卡“卖”给了小女孩,小女孩开心地对她说了句“谢谢”。那一刻,她才明白,经商的最大价值不只是赚钱。

女子问哈尔,这些年当工匠,哪一刻让他感到最充实?

哈尔想了很久,才答道,当看到工厂生产的一件件家具、厨具、农具进入千家万户,为各星域的人民带来笑脸时,最让他感到充实。

女子扑哧一笑。

后来,他们抵达一个钻石行星,哈尔操作移动工厂沉入地心,取出一枚粉色的钻石原坯,做成一枚发卡,别在女子的发梢上。

女子很开心,对哈尔说了一声“谢谢”。

再后来,他们穿过棒旋星系,采集储热金属,制作暖手娃娃,为寒冬星系的孩子送上新年的礼物;他们停在恒星边沿,接收微量元素,生产农业原料,为花园行星的农户带来廉价的化肥;他们驻足星团边缘,欣赏尘埃汇聚,等待孕育新的恒星;他们游览行星光环,滑过层层碎冰……

航行宇宙间,时间过得很慢又很快,他们终于抵达女子的目的地。

工厂停靠星港彼岸,女子提着铁箱走下星舰。同时,哈尔收到订单——生产一批净水设备,送往遥远的贫水星系,恐怕很久都无法回来。

临行前,哈尔问女子,她希不希望他留下来?

女子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想……”

哈尔张嘴想说什么,却被女子拦住。女子告诉哈尔,这个宇宙很大,她很渺小,有更多的人希望哈尔继续远行。

哈尔迟疑了。

女子微微一笑,继续道:“你有你的工匠之心,我有我的契约之心。我把我的心放在你的工厂里,你把你的心装在我的铁箱里,好吗?”

然后,哈尔走了。

绕过两颗恒星,哈尔命令舰载 AI,打开他为女子拍下的照片,却被告知照片已被完全删除。舰载 AI 打开工厂新制的一个首饰匣,递给哈尔。匣内装着那枚粉色的钻石发卡。

哈尔轻抚发卡,喃喃道:“原来工匠之心一直就在我身边……”

严奇,1990年生,海南海口人,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,作品散见于《当代人》《边疆文学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等刊物,著有小说集《撒一把海盐 听一听风声》。

滇池里装着时间(散文)

□ 吴伟

滇池是一部无字史书,每一道涟漪都书写着时间的故事。

我立于岸边,这般想着。

风自水面拂来,挟着湿润的腥气,但并不难闻,反叫人觉出几分生机。湖面,苍茫一片,远处水天相接,朦胧中,我看到了西山的倒影。滇池就这般,静静地,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,闭目养神,却又洞悉一切。

滇池之老,老得过世上许多物事。地质学家说,约在三千四百万年前,此地原是古地中海的一个海湾,后来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猛烈碰撞,青藏高原隆起,滇西大地被剧烈挤压,此处陷落成湖。古人称其为“滇”,或许正因其地势高耸,有颠沛之意。于是,这脚下踩着的泥土,便是远古海底的沉积,叫人不由得生出几分敬畏。每一粒沙子都承载着无法计量的时光,每一滴湖水都融化了无数个春秋。

历史上,滇池畔走过多少人?考古发现告诉我们,三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滇池地区活动。古滇国的先民在此渔猎,青铜器上刻着他们的信仰,那些贮贝器上的图案,生动地记录了滇人与滇池相依为命的生活。

我在云南省博物馆中见到一件陶罐,出土于滇池沿岸的遗址,陶罐粗糙,纹饰简单,是两千年前的容器。它曾经盛水,盛粮,或许也盛过滇池的鱼。如今它空着,作为时间的证物,静默陈列。看着这个陶罐,我仿佛看到古滇人如何在滇池边生活:清晨,妇女们拿着类似的陶罐到湖边取水,男子划着独木舟入湖捕鱼,孩子们在浅滩处嬉戏玩耍。他们的欢笑与叹息,都融入了滇池的波涛之中。

战国时期,楚将庄蹻入滇,建立滇国,带来楚地的文明,与土著文化交融。汉武帝开滇,置益州郡,滇池成为南方丝路的重要枢纽,滇池畔的晋城成为滇中第一个首府。到了明清,墨客文人聚于大观楼,吟咏“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”,豪情与湖水共荡漾。孙髯翁那 180 字长联,将滇池的历史与风光尽收其中,成为绝唱。

抗战时期,西南联大师生常在滇池畔散步、思考、讨论国是。闻一多、朱自清等都曾在此寻找灵感,暂避战火的纷扰。滇池默默见证着民族的苦难与坚韧,用宽广的胸怀抚慰着一颗颗焦虑的心灵。

忽然明白,滇池本身何尝不是一个更大的容器?它盛着远古的海水,盛着历史的波澜,盛着昆明城的欢笑与叹息,盛着每个人的记忆碎片,古滇先民的、历史人物的,我的、你的。所有这一切,都沉淀在湖底,层层叠加。

在这个容器里,时间不是线性流逝的,而是层层叠加的。地质时间、历史时间、个人时间,都在这里交汇融合。站在滇池边,你同时能够感受到数百万年前



马到福来 侯玉才 绘

的地质运动,两千年前的滇文化,八十年前的抗战岁月。所有这些时间层面同时存在,同时呈现,使滇池成为一个真正的时间容器。

滇池边的生活仍在继续。清晨,有市民来此晨练,太极拳的舒缓动作与湖波的轻柔节奏相得益彰。午后,有画家来此写生,试图将滇池的神韵留在画布上。傍晚,情侣们携手漫步长堤,在滇池的见证下许下誓言。周末,家长们带着孩子来认识水生植物,教育他们保护滇池的重要性。滇池继续容纳着新的故事、新的记忆。

夕阳西下,湖面鎏金。游人都已散去,唯有那垂钓老者仍在,仿佛从未移动过。他的剪影映在金色水面上,像是从时间深处走来的使者。

滇池依旧平静,容纳着一切,不言不语。千万年来,它就是这样,静静地做时间的容器,容纳着地质的变迁、历史的更迭、个人的记忆。它不评判,不拒绝,只是包容一切,记录一切。当我们最终都化为尘埃,滇池仍将在这里,继续容纳新的时间、新的故事。

我知道,在这平静的水面下,沉积着太多的时间,太多的故事。滇池,这个巨大的时间容器,将继续它的使命,直到永远。而我们,不过是它漫长历史中的一瞬间,是它容纳的无数故事中的一个微小片段。想到这里,忽然感到释然,个人虽渺小,但若能成为滇池时间容器中的一滴水、一粒沙,也就拥有了某种永恒的意义。

吴伟,昆明市作家协会会员、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、昆明市网络文学协会会员、开明文学院第二届理事会理事。